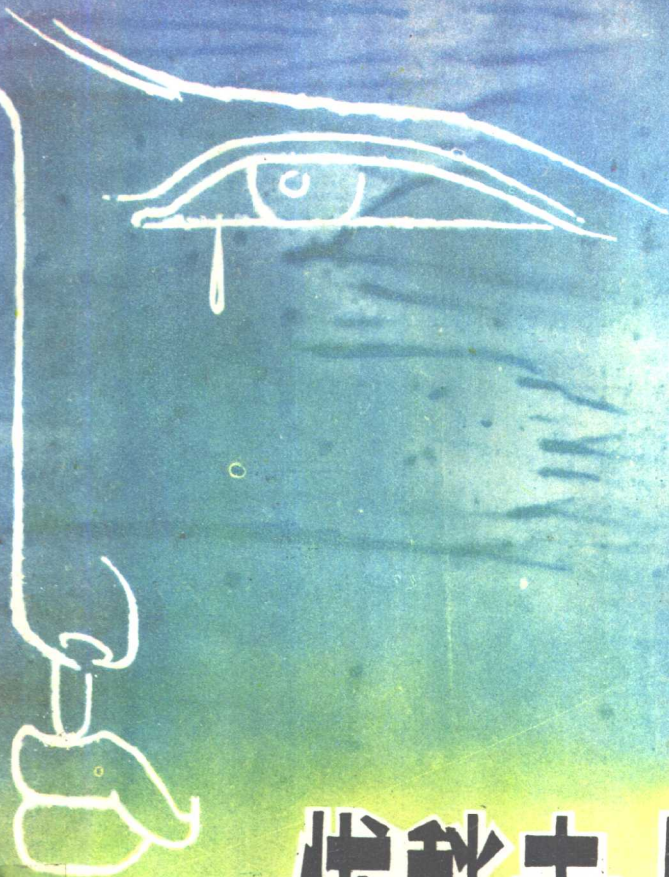


YOUCHOU FUREN



忧愁夫人



〔德〕 苏德曼 著
侯浚吉 译
侯少雄

18604

I516.44
4026

忧愁夫人

〔德〕苏德曼 著

侯浚吉 译
侯少雄



云南人民出版社

封面扉页：陈 琦
题花尾花：万强麟
责任编辑：文 菴

〔德〕苏德曼 著
忧愁夫人 侯浚吉 侯少雄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字数：178,000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000

统一书号：10116·956 定价：0.84元

序

《忧愁夫人》是十九世纪末叶德国著名作家赫尔曼·苏德曼的代表作。苏德曼于一八五七年九月三十日生于东普鲁士，一八七七年入柏林大学，从此在柏林定居。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从事剧本和小说的创作。一八八七年发表小说《忧愁夫人》，取得巨大成功。一八八九年发表剧本《荣誉》，反映当时社会上贫富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柏林上演后，轰动一时，使他名声更大。此后，他创作了一系列的剧本和小说，大多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剧本有《所多玛的末日》（1890），《故乡》（1892），《蝴蝶之战》（1890），《三根鹭毛》（1898），《花舟》（1905），《良好的名声》（1913）等等。小说有《猫桥》（1889），《这是过去的事》（1894），《约朗特的婚礼》（1892），《立陶宛故事》（1917），《疯狂的教授》（1926），《青春之舞》（1928）等等。他的作品，以《忧愁夫人》、《猫桥》、《故乡》最著名。苏德曼当时名声极大，和德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齐名。苏德曼于一八九一年与女作家克拉拉·劳克纳结婚，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在柏林逝世。

《忧愁夫人》是苏德曼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故事以作者故乡东普鲁士的农村为背景，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动荡变革时期社会上和家庭中的种种矛盾与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个人的悲剧。

德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国内封建小邦林立，各自为政，经济落后，主要还是个农业国，但资产阶级已逐渐兴起，他们为了求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除封建的枷锁，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一八七一年一月，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以铁血政策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统一的结果，一方面是反动的军国主义强大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全面开展也加强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开始进入了农村，可是农业机械化只有容克地主和少数有钱农民才能办到，广大农民的小生产因竞争不过而破产了，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农民，或者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到工厂中去工作，或者在农村中打短工为生。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导致了社会上和家庭中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逐渐起了主导作用，封建宗法社会中那种“血浓于水”的血亲关系淡薄了，亲属之间那层脉脉含情的面纱被撕下了，由此往往造成新的家庭悲剧。

《忧愁夫人》描绘的正是这样的社会。它以保罗和艾尔丝贝苔一对情人的悲欢离合以及男主人翁保罗的坎坷遭遇为主要线索，描绘出这一时期德国农村社会的形形色色。保罗诞生时正遇家庭破产的厄运，他在逆境中长大，他和艾尔丝

贝苔自小相识，彼此相爱，但因双方家境悬殊，他只得把对她的爱情长期深埋在心底。保罗的父亲是个狂妄自大然而十分无能的人物，家庭重担落在保罗身上。他和孤独的母亲相依为命；为了供应两个哥哥受高等教育，他节衣缩食，可是等到他们飞黄腾达，飞到高枝上去后，就把他忘了，甚至在他困难的时候也不愿伸出援助之手；他爱护两个妹妹，在她们受到两个纨绔子弟的勾引和糟踏后，为了维护她们的名誉，不惜委屈求全，忍受那两人的敲诈勒索，负债把她们体体面面地嫁了出去，可是等到他不幸进了监狱，她们就把他抛弃不管了。后来刑满出狱，他已经父母双亡，哥哥妹妹离开了他，家产荡然无存，他孑然一身，茫茫大地，不知何处去，这时，忠贞的艾尔丝贝苔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安慰他破碎的心，引他开始新的生活。

忧愁夫人是童话里的角色，她是个象征性人物，象征忧愁、艰辛和苦痛。她陪伴了保罗的母亲一生，又企图纠缠保罗，但保罗不象他的母亲，他不怕挫折，失败了再干，竭力摆脱忧愁夫人。作者以生动的情节，起伏的手法，隽永的文字，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保罗坎坷遭遇的同情，丰收的喜悦，挫折的惋惜，以及实干精神的赞赏，特别是对保罗和艾尔丝贝苔之间真诚的爱情写得生动自然，扣人心弦。爱情是人类高尚的情操，真正的爱情，超越时代，始终受到人们的赞赏和同情。这部小说所以长时间受到读者的欢迎，也许这也是一个因素吧。

《忧愁夫人》出版于一八八七年，出版后，极受读者喜爱，一再重版，并很快译成其他文字。英译本于一八九二年出版，取名“*Dame Care*”，很快成为英美等英语国家最受

欢迎的文艺作品之一，到一九一二年，发行了一百二十五版。一部翻译小说再版次数如此之多，在英美等国也是不多见的。

我们开译时，手头只有这样的一部英译本，在当地的几个图书馆里都没有借到德文原本，后来托友人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原本，是J.G.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这家出版商一九〇四年在柏林和施图特加特发行的版本，已经是该书的第七十九版了。这时，我们已译好了大半，就根据德文原本把译文从头校改了一遍，补上了英译本中漏译的段落，并译完全书。

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情节生动感人，读着读着，会使人时而同情，时而愤慨，时而欣喜，又时而惋惜，这种种甜酸苦辣的滋味，我们毋庸赘言，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品评吧！

侯浚吉

一九八二年八月

献给我的父母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忧愁夫人，戴着面纱的灰衣服夫人，
亲爱的父母，您们熟悉这位夫人，
她从三十年前的今天起就追踪您们，
到了异国他乡也和您们形影不分。
在那湿润润的十一月的日子里，
雾茫茫的荒原上显得多么阴沉，
风儿呼呼地穿过柳树的枝桠，
就是您们婚礼舞会上响起的歌声。

您们经过漫长的忧虑的岁月，
在立陶宛的树林里找到一个巢穴，
战颤颤地在荒凉的门限上站停，
忧愁夫人也和您们一起进屋，
她祈祷似地伸出了两条胳膊，
向您们两人和您们的新居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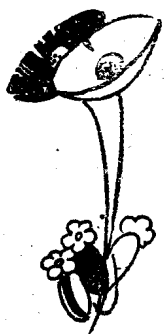
您们平静安详地进入了梦乡，
她在睡梦中还向您们伸出胳膊。

时光流逝。——那只破旧的摇篮，
曾经四次接待过新生的来客，
现在停放在黑黝黝的楼梯底下，
长久地享受着理应得到的休息。
那时候，当晚霞消退了颜色，
一个影子便从角落里偷偷地走出，
影子越来越大，默默地伸出胳膊，
踉踉跄跄地在摇篮周围出没。

忧愁夫人向您们作出的诺言，
在叹息抽泣中，在艰难困苦中，
在忧郁的工作日子的劳累中，
在很多不眠之夜的悲苦啼哭中，
啊！生活忠诚地使它变成现实。
现在您们已白发苍苍，老态龙钟，
那位戴面纱的夫人还在偷偷走动，
她瞪着两眼，伸出祝福似的双手，
走在家徒四壁的简陋的房屋之中，
从光秃秃的桌子走向空荡荡的大橱，
从门限走向别的门限，时西时东，
她蹲伏在炉灶旁，把炉火吹红，
日日夜夜窥视着您们的一举一动。

亲爱的父母，切勿绝望动摇！
您们长长一辈子都在辛勤操劳，
生活中充满了辛酸、艰难和苦恼，
总有一天老天爷也会向您们
降下休息的假日，赐给您们酬报。

我们男孩年纪轻轻——精力旺盛，
我们的勇气正与日俱增，
我们知道怎样向需要和忧虑斗争，
我们知道哪儿的幸运之花五彩缤纷，
我们不久笑哈哈地回转家门，
就把忧愁夫人赶得向外逃遁。



第一章

正当迈尔霍费尔拍卖自己的田庄的时候，他的第三个儿子保罗出世了。

这的确是个艰难的时候！

艾尔丝贝苔夫人躺在一张巨大的有顶的床铺上，身旁放着新生婴儿的摇篮，她脸色憔悴，露出忧郁的微笑，眼睛不安地左右环视，倾听着从院子和住房那儿传到她悲哀的病房里来的每一个声响。——每一个可疑的响声都使她惊起，每次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或者一辆滚滚而来的车辆的沉浊的隆隆声，她都非常害怕地抓住大床的柱子问道：

“事情糟透了吗？事情糟透了吗？”

没有人回答她。医生已经下达严格的命令，防止她听到任何刺激的话，可是这位好人儿没有想到，这样经常不断地提心吊胆，比起已经定局的最可怕的结果还要使她痛苦一千倍。

孩子出生后的第五天早上，她听见丈夫在隔壁房间里踱来踱去，不住地咒骂，叹气，在这些难挨的日子里，她几乎

见不到丈夫的面。——现在，她只能听懂一个词，只懂一个词，这个词他翻来覆去说个不住：“无家可归。”

于是她明白了。糟透的事情终于来临了。

她把虚弱无力的手放在新生婴儿的小小的头颅上，严肃的小脸正安静地打着瞌睡，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哭泣。

一会儿后，她对照料小孩的女仆说：

“告诉你的主人，我有话要对他说。”

他来了——踏着响亮的脚步来到产妇的床边，望着她，他竭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脸上却显得加倍难看，一副绝望的神气。

“马克斯，”她胆怯地说，因为她一向怕他，“马克斯，什么事都别瞒着我——反正最糟的局面我也准备着了。”

“真的？”他怀疑地问，他记起医生的警告。

“我们必须在什么时候离开？”

他看到她对待他们的不幸是如此沉着，认为用不着再小心翼翼了，突然迸出一声诅咒，叫嚷道：

“今天——明天——只要新的房主人高兴。——只是由于他发了善心，我们才留在这里，——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可能就在今天夜里不得不露宿街头了。”

“不会象这样糟吧，马克斯，”她说，痛苦地努力保持镇静，“如果他听到只在几天前生了个小孩……”

“哦——也许我该去求求他吧，怎么样？”

“哦，不，不去求他，他也会宽容的。他是谁？”

“他叫道格拉斯——是从英斯特尔堡来的。看来他非常狂妄自大，这位先生——他太自大了。我真巴不得不让他得到这些房产。”

“还给我们剩下什么吗？”她轻声问他，犹豫地低头望着新生的孩子，因为这娇嫩的小生命的命运可能要由他的回答来决定。

他进出一声强笑，“是的，一点儿可怜巴巴的施舍，总共两千泰勒^①。”

她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她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听到他嘴边吐出可怕的“分文不剩”这个词。

“两千泰勒对我们有什么用？”他继续说，“我们已经把五万泰勒丢进了沼泽里。难道我用它在镇上开一片小酒店？或者买卖钮扣缎带？或许你可以帮助我，如果你到一些贵族家庭去做针线活的话，孩子们也可以上街叫卖火柴——哈哈！”

他用手理了理已经灰白的浓密的头发，无意中踢了摇篮一脚，摇篮猛烈地摇晃起来。

“这小家伙干吗要出生？”他阴郁地喃喃道，然后在摇篮旁跪下，把两只纤小的拳头握在自己通红的大手里，对着孩子谈话，“我的孩子，这个世界是多么邪恶，厚颜无耻的无往而不胜，忠厚老实的却遭到厄运，如果你早知道，你准会愿意留在你原来待的地方。——你将会遭到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你的父亲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已经倾家荡产，只得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街头踟蹰，直到他找到一个完全毁灭自己和他的家庭的地方。……”

“马克斯，别说这样的话——你撕碎了我的心！”艾尔丝贝苔夫人嚷道，她哭泣着，伸出了手，想去勾住他的脖

① 泰勒：德国1871年至1907年通行的银币名，币值等于三个马克。

子，可是这只手还没有碰到目标，已无力地掉了下来。

他跳了起来。“你说得对；这些伤心话已经说够了！是的，如果我现在还是独身——一个单身汉，象过去的日子那样，那我就到美洲去，或者到俄罗斯大平原去，那种地方可以发财——是呀，那种地方可以发财；或者在交易所里做投机买卖——今天行市暴涨，明天猛跌，嗨，那种地方也可以挣钱；可是现在——我却象这样被捆住了手脚！”他向妻子和婴儿投去悲痛的眼光；然后他举手向院子里指去，从那儿传来两个大孩子的笑声。

“是的，我知道我们现在一定成了你的负担了。”女人温顺地说。

“别对我说什么负担不负担的话，”他回答，口气生硬；“我那样说话，倒不是因为心头恼火。我爱你——这也就够了。现在的问题是，上哪儿去呢？如果这孩子没有出世，这一种不确定的境况至少还能够忍受一些时候。可是现在呢？你有病，孩子需要照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买进一座田庄，两千泰勒作为预付款项好呵！这将是一种多妙的生活：我拿着个叫花袋，你带着个背囊；我拿着铁锹，你拿着牛奶桶……”

“反正，这样也不算最糟嘛。”女人温柔地说。

“不算最糟？”他苦笑着，“好吧，那我能够为你弄到手。譬如有个穆萨因田庄正在出售——就在荒原的那边，一块可怜巴巴的高沼地。”

“唷，天下多少地方，为什么偏偏要这一块？”她问，浑身发抖了。

他立刻爱上了这个想法。

“嘿，这将会把这杯苦酒喝得一点不剩。那失去的豪华将永远显现在眼前——因为，你要知道，海伦南塔尔田庄的宅邸恰恰俯瞰着那块高沼地。它是被荒野和沼泽包围住了——几乎有二百亩呢。其中一部分土地也许可以耕种——我或许将成为一个拓荒者。人们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会说：‘迈尔霍费尔是个勇敢的家伙，他对自己的不幸并不感到丢脸，他是带着一种嘲弄的态度看待它的。’哼，我真的应该抱着嘲弄的态度看待它；这才是对世界的唯一崇高的看法——我应该对它吹口哨！”于是他吹响了一阵刺耳的口哨声，把这患病的女人惊得在床上直坐起来。

“原谅我，亲爱的，”他恳求道，突然非常温和地爱抚着她的手，“难道我不对吗？应该对它吹口哨。只消一个人还有良心，做一个诚实的人，他就能够怀着一定的乐趣忍受一切灾难。乐趣才是个合适的字眼。——那块地迟早要卖掉，因为土地所有人新近通过结婚获得了一座富饶的田庄，他听任那块蹩脚地完成荒芜了。”

“马克思，这件事，先好好考虑一下。”女人恳求，她非常担忧。

“迟疑不定有什么用？”他粗暴地回答，“我们不能成为这位道格拉斯先生的一个负担，我们凭这可怜巴巴的两千泰勒，不能要求得到任何更好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赶快把它弄到手才是。”

他甚至没有花费时间向病妇说声再见，就大踏步走掉了。

几分钟后，她听见他的单匹马拉的马车经过大门驶走了。

这一天下午，一位陌生的客人宣告来访。据说是一位美

丽的高贵的女士，乘着一辆漂亮的马在，已驶进院子，她想在女主人的病房里访问她。

“她是谁？”

她拒绝说出姓名。

“多奇怪！”艾尔丝贝苔夫人心里想；但是她正遭逢不幸，她开始相信上帝的保佑，她没有拒绝见客。

门开了。一位身材苗条纤细、相貌温和文雅的妇女踏着轻快的步子走到这病妇的床边。她一句话不说，握住她的手，然后用一种柔和的有点儿含糊的声音说：

“亲爱的迈尔霍费尔太太，我隐瞒了我的姓名，因为我怕你会拒绝见我，如果我事先通报姓名的话。甚至现在我也巴不得继续隐瞒下去。很不幸，一旦你知道了我是谁，我怕你不会再这样和蔼地看待我了。”

“这世界上我一个人也不恨，”艾尔丝贝苔夫人回答，“更不必说一个姓名了。”

“我名叫海伦妮·道格拉斯。”那位女士温和地说，把病人的手握得更紧了。

艾尔丝贝苔夫人一下子哭了起来，那位客人仿佛已经是个老朋友似的，把胳膊围住她的脖子，吻着她的前额，用一种轻柔的劝慰的声音说：

“别对我生气。命运注定我把你从这幢房屋里赶走；可是这不是我的过错。我的丈夫要送给我一个愉快的意料不到的礼物，因为这座田庄的名字恰巧和我的教名完全相同。当我听到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获得它的时候，而且，特别是你，亲爱的迈尔霍费尔太太，在这加倍难受的日子里一定受到了痛苦，我的欢乐立刻消失了。于是我感到我必须亲自前

来请求你的宽恕，以解除我心头的重负，原谅我给你造成的悲痛，而且这种悲痛还在继续，因为你遭受苦难的日子还没有结束。”

艾尔丝贝苔夫人把自己的脑袋靠在陌生人的肩头上，似乎这是世间最自然的事，她继续轻声哭泣着。

“或许我能够帮助你，”陌生人继续说，“至少，我能够分担你心中的苦痛。我们都是女人，比起那些硬心肠的、性情急躁的男人能够更好的互相了解。我们每个女人遭受的共同痛苦使我们彼此更加接近。而且，最主要的，有一件事我已经对我的丈夫说过，我要用我的和他的名义，请求你把这座房屋当作是你自己的产业，只要你高兴，随便多长时间都行。我们通常是在城里过冬，况且我们另外还有一座田庄，我们本来打算请一位监督来管理。所以，你瞧，你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恰恰相反，要是你愿意象过去一样在这儿再住上半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倒是帮了我们的忙。”

艾尔丝贝苔夫人并没有向她道谢，不过，她向陌生人投去的含泪的眼光表明她内心的感谢。

“现在你高兴起来吧，最亲爱的迈尔霍费尔太太，”她继续说，“如果将来你需要人家出主意，或者需要什么帮助，永远记住这儿有人愿意向你伸出援助的手——多么出色的娃娃！”——她转身对着摇篮——“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艾尔丝贝苔夫人说，微微露出笑容。

“他已经有了哥哥姐姐吗？——哦，我多问干什么？外面迎接我的马车的不是有两个壮实的小家伙吗？我倒希望和他们好好相识一下。不，不是在这儿，”她迅速地插上一句，“这可能更加使你激动。以后吧！以后吧！这会儿最吸